



安崗

新聞工作 60年

經濟日報
出版社編

經濟日報出版社

安岗新闻工作 60 年

经济日报出版社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润廷 王 含

责任校对：韩 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岗新闻工作 60 年/经济日报出版社编.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10

ISBN 7-80127-385-0

I. 安… I. 经… II. ①安岗-生平事迹②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1884 号

安岗新闻工作 60 年

经济日报出版社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77 号 100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7.75 印张 448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500 册

ISBN7-80127-385-0/G · 185 定价：25 元

安岗简介

安岗，原名安正元，1918年生，天津市人，汉族。1936年参加革命，从事学运及宣传工作。1938年6月至1943年1月任《胜利报》、《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主任、社长、副总编辑等职。1945年9月任新华社晋冀鲁豫前线总分社负责人、新华社特派记者。1948年4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新华总社负责人。1949年《人民日报》迁京，仍任副总编辑。50年代任《国际新闻工作者》中国编委委员。1955年4月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系主任。1959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1979年创办《市场报》，1981创建中国市场出版公司，创办在美国出版的《中国贸易消息》，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市场》。1983年至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委员、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北京经济函授大学校长等职。现在，仍担任全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席的职务。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他仍坚持采访，写了近800篇评论和报道，并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到澳大利亚、墨西哥、美国、泰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进行访问。著有《新闻论集》、《安岗通讯集》等书。

60年忆往（代前言）

向一切关心我的老朋友和新朋友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从1936年开始新闻写作到现在，我从事新闻事业已经过了60年。路走对了。走中国共产党引领的路，有了方向；有朋友们的帮助，集体的和个人的支持和合作。路也有崎岖，但不怕摔跤，步子坚定而有信心。现在，我已是70有9的老人了，和众多老友一样，不怕老，也不服老。心活着，人有力。

× × × ×

翻阅本书书稿，思绪万千，头脑中显现历历往事。想念彼此相处，关心、爱护、互勉、互信、互帮、互谅的老中青的同事们。友谊的历史有长有短。长的60多年。至今老友们仍不时聚首谈心。友谊与时间长存，是一大乐事。我的同班同学姚大衡，中学时加入党，他是勇敢的党的联络员，还有王健，共产党员，曾任沈钧儒的秘书，长期从事民主党派工作。活着的人还有十多个。我们十七八岁闹革命的事迹十分富有情趣。

我不能忘记1936年引领我当了新闻记者的天津《益世报》编辑吴秋尘先生。他的政治面目不清楚，他的一言一行很象党员，他关注社会的进步，热心助人。他在报社办公室同社会各种求助的人打交道，那种热闹场面十分动人至今我记忆犹新。他在报纸上介绍了我，并帮助我去考察社会。吴老师的热心为社会服务的精

神为我从事新闻事业开了个好头，他是我的蒙师。全国解放后我到天津去找他。《益世报》停刊了，吴先生也没找到。过了20年，向天津文史馆一位同志打听，才知道，解放后他曾在一个中学担任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很快就过世了。我没有能在老师困难时候给他一点弟子应尽的情谊，深感遗憾。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我十八九岁曾经是幼稚的革命者时候我接触到的党的领导人，领导人在我的心目中，是党的化身。1936年，北京一二九运动女领导人之一的纪雨秀带我去见薄一波同志，他那时大概有了30岁左右。关于这方面情况，我在“安岗新闻工作五十年”一书的前言作了一些叙述。要补充的是，当问到战局的发展时，一波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抗日战争最后会胜利。亡国论是错误的。但战争是持久的。何时打败日本得到胜利要看主客观条件变化而定。不可能有时间表。他带着我们观看了隔壁的梁化之的办公室，说梁化之是阎锡山的亲信，双方能坐在一起，也是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功，对抗战有利。一波同志讲的是毛泽东思想，话不多，却提高了我们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1937年中秋节，我奉命找一波同志为建立根据地领一批战斗器材。当天日寇飞机对太原大轰炸，我在夜里赶到太原市，一波同志已经去五台了。找到了杨献珍同志，他把我带到太原城墙挖的防空洞，在警报和爆炸声中，从容谈了三个多小时。献珍同志讲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要我相信人的作用，搞游击战争。他给我上了一堂党课，我放弃了要军事器材的念头，赶回太行山。

当年我在和顺县城，决死六纵队路过县城，看到随军来的李雪峰同志。他穿着一身长袍，鼻梁眼镜，颇有学究气，我知道他是老革命，他手捧一束葡萄，一面吃一面说：“和顺有这样的好葡萄。”问我正在干什么。我说阎锡山的县长带着钱财跑了。我现在

管事，给过路军队提供粮草给养。问我困难吗，我说群众好，就是地方穷，人称穷山恶水。雪峰同志自言自语说：穷山恶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民改变它！雪峰同志长期领导包括和顺县在内的太行抗日根据地，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的人生历程中遇到一批党的宣传部长。他们永远值得我铭记和尊敬。担任晋冀特委宣传部长的彭涛同志，他是我的上级又是亲近的知心朋友。1937年在平定，他告我“战局变化快，不要等北平天津党的关系了，要赶快补行入党手续。”他说话似亲人，没有一点官气。有一次要我写一篇“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社论。我反对拥蒋的提法。他耐心对我讲了大局，讲了党领导抗战的战略。四个小时的谈话使我打破了自己激烈的偏见。他从不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对话、谈心去使不同的看法化解为共识。解放后，彭涛任化工部部长。过早的去世，使珍贵的历史材料没有留下。他是1935年北京一二九运动党的领导者。这在后来才知道。40年代，领导我的宣传部长有张友清、张际春、李大章、廖承志、周扬和张磐石。他们是我的直接领导人。他们的身教、言教对我有着永久的影响。

60年的新闻工作中，第一张办的党报是《胜利报》，那是在1938年有了小块根据地之后。《胜利报》人如今健在的有十几位，有刘江（《太行风云》的作者、书法家）、鲁西（1938年任《胜利报》党支部宣传委员，报纸行政工作的主持人，曾任山西广播电台台长）、郝汀（画家）、寒声（漫画家，30年代40年代太行山人民喜爱的《胜利报》“毛三爷”连环画的作者）、徐春兰（编辑、一个当时剃光了头的女性）、刘子林（当年是“小鬼”，后来是全国战斗英雄）、冀雨（报社书籍出版印刷的领导者）。去世的李致是一位老工人，《胜利报》党支部组织委员，印刷报纸的石印机就是他利用废材料装配起来的。还有徐平（高等法院的领导干部）、毛联珏（原北京市委秘书长）、陈远（老工人）等。《胜利报》这份

石印报曾得到刘邓的称赞，受到军民喜爱。在敌人多次扫荡中报纸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从北京图书馆、南京原中央档案馆寻找出的和当地读者献出的共有几十份，已影印成册。

办《胜利报》后，我参与工作过的报社有：《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新华日报》、晋冀鲁豫地区《人民日报》、设在太行山的新华社临时总社、华北地区《人民日报》和全国解放后由党中央领导的《人民日报》《人民晚报》，以及在我65岁时于1983年参加创办的《经济日报》。此外还有《市场报》、《花卉报》等。所有这些报刊活动，都是依靠老中青干部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办的。我最大的快乐是同老百姓交朋友和生活在共同事业集拢起来的各种不同性格和爱好的同事之中。革命的友情联系着彼此。难忘那些不知辛劳、忘我工作的美好光阴。刘江在本集中写的《烽火岁月》一文再现出当时的生活情景。后来机关大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拉长了，多少不如过去亲密。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和各种报纸的同事们，都怀着战友的情感和良好的共事精神协力推动着共同的事业。

全国解放前后我采访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同志。他们鼓励和相信大家，同时也看到我们还是未成熟的青年人。说“你们还象豆芽”，要加快成长为大树。这些同志没有辜负党的期望，终于成为一代有影响的报人，在各种惊涛骇浪中坚定自己的信念，谱写中国报人正气歌。

战友们共产主义信念越经磨难而越坚强。名记者华山同志，他写的通讯“鸡毛信”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他在抗美援朝战火中写新闻通讯，还出了一本战火中的“朝鲜日记”。在他得了不治之症，弥留之际，我去看他时，他一面受着病的残酷折磨，一面向子女讲述他在告别人世前，留给报人、记者的最后赠言。看到他痛苦的挣扎，还要说出自己一生当记者的真谛，我劝他一定讲完。华山这番话后来整理出来在《人民日报》发表。

我同代的记者中，不能不提赵树理。他的名字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外国朋友要瞻仰他的故居——山西沁水县尉迟村，因为地方太穷而不便让人去看。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为他的家乡引进投资开办两座小煤窑。村中因为办了矿富裕起来。我去年和苗培时等同志去到他的家乡。我们看了赵树理的墓地，有两排房子可作陈列馆，后面是深深的树林。赵树理的碑亭树立中间。碑文是苗培时同志写的。概括赵的一生，摒弃一切不实之词，义正词严，是一篇好的祭文。我看后提出一个意见，说赵树理是大作家，同时还是位大记者。他的作品有长篇。他的短篇数量很大，都可作为新闻通讯去看待。第一他的采访是深层次地发掘人。人是主体，而人正是反映社会关系变化的总合。从他笔下的人，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跳动、变化和发展。第二，他写的是生活真实，没有形而上学的八股腔调。由此解决了喜闻乐见的大问题。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乐观、开朗、有着高境界的幽默。不应被形容词、套话、八股和陈规陋俗束缚，读老赵的作品有着说不尽的益处。第三，老赵是新闻写作的多面手，他根据对象用多种表现形式，“小二黑结婚”是一个题材，他用自己的独到手法表现它。他当记者不坐在屋里凑新闻，而是到实际生活，到人的交往中汲取表达的独特的方法。有时事实和评论统一，是两者结合的艺术。像“地板”就是范例。我和老赵4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在一起办报。跟他在一起是一种精神享受，他一会儿打拍子唱梆子戏，一会儿讲笑话，一会儿提一些有味道的问题。有一次说：“当兵的可怕不可怕？”我说我当过兵，不可怕。他说他怕兵。有一次他带匹马进机关，因为没带马夫被挡住，不让通行。老赵对战士遵守制度做法不理解，从此他就形成“怕”的念头。老赵头脑里有着各种问题。他运用分析能力能提出非常中肯的看法。文章的灵魂就在其中。我和老赵相处一段时间，他搞采访，写出各具特色的文章，他值得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他最珍视的是同人的交往和交心。他的作品

中许多人物在他的村子都能找到人物原型。记者的工作他做到了家。在我的同事中，像赵树理那样有独特才华的，有不少好苗子，不乏可以成才的人。希望我们新闻队伍多有几个赵树理式的记者。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将近40年，从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到1982年年底离开，办《经济日报》。全国解放，进城办报。昔日年青的同事们都长壮成材，战友之情深厚。当我听到有人指着胡乔木大谈“听党的话无不吃亏”的时候，我凭着自己的良知批驳了这种谬论，我提出有许多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的好同志，他们永远不会接受“吃亏”论。党在生病时候，他们爱国爱党爱民、不跟着犯错误，并有抵制。我当时提了几位好同志的名字，以之证明“吃亏论”毫无根据。我的同事中感人的事甚多。

陈勇进同志，抗日战争在冀鲁豫前线写了很多新闻通讯，他参加和报道了刘、邓大军黄河大战，受到表扬。他以70岁高龄创作了一本以刘邓指挥作战为中心的小说《黄河风涛》。为此在北京召开了有当时军政领导参加的首发式。小平同志处知道了，派四位同志来找。陈勇进热爱人民，当着安徽省1962年7000人大会受到批评时，陈勇进和我去安徽，写了“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文章，肯定和促进安徽农民责任田的制度。晚年的勇进不减当年，1996年，勇进和老伴沧明拿出自己多年积蓄的工资，以老百姓的身份从北京到山西、陕西、甘肃定西一直到青海，不花公家钱，考察一条贫困地区。谈起来感慨很多。认为中国的穷能治，还准备今年用同样办法再去考察。他们在考察中写了不少文章。新闻老战士的佳话，令人感动，也给人鼓舞。勇进这位名记者、老战士是党培养长大的。他有吃亏的感觉吗？一点也没有！

著名广播员齐越同志，1946年从北平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解放区《人民日报》社。齐越思想境界很高，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城官的味儿。他是个好编辑。当听到中央需要一位播音员时，他自

告奋勇在话筒面前播音，从此他成为专家，成为广播学院的教授。在他患瘫痪重病时，我去看他。他正同一位报社记者谈将要出版的一本书。我听他的谈话，充满对自己工作的热爱，说：“现在不像年轻时，身子残了，但在事业上和生活上，我自认为是个强者。”齐越的笑容、洪亮声音和崇高精神永存。

我还要提夏景凡同志。他在旧社会报纸干过，能写能编。粉碎四人帮后，我和他编了一期《市场报》的报样。直接送当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审定。当天即得到批示就这样正式出刊，办好还可以到国外发行。现在的《市场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景凡同志很懂业务，也很勇敢。1996年不幸去世，同仁们为他用线装印了一本由赵朴初题写的书《随缘集——夏宗禹书札》（夏宗禹即夏景凡）。景凡的女儿送我一册。我认为他是一位大手笔的编辑人才。他字写的好，文学造诣好，与人交往好，同郭沫若、丰子恺等诸位名人信件往还，独俱特色。这本书将印成普通版问世。报纸需要博学多才的编辑。胡乔木50年代就提出：报纸编辑要学会同大专家、大学者、大名流打交道。编辑要有同对方平起平坐的本领。

我们新闻队伍中有一批埋头苦干，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优秀编辑人才。我想到同我一起创办《经济日报》的一些原在《大公报》工作过的老同志。他们有丰富的编辑经验，高度的敬业精神。今年已年过80的张敏思同志，对每张版样从不大而化之地画圈，总是尽力精益求精地修改，工作认真令人感动。张颂甲、刘树烈同志为创办报纸日夜辛劳。我主持让王府井晚间亮起来的报道，开始遇到麻烦，幸亏党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第二天头版见报，才算解了围。文章是张颂甲写的，他在北平解放前夕住过国民党监狱，有强烈的正义感。还要提到一位天津人申孝伯同志，一生理在稿纸堆编稿。罗开富同志徒步采写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时，我要他每天发回一篇稿，申孝伯同志天天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着远方的电

话。中国当时落后的电信，给他的困难是非常大的。他不顾这些，每天编出一篇报道，成为读者关心喜爱的栏目，没有一天中断。我在为罗开富的书写序言时，没有提到这位尽职尽责的老编辑，心里一直很过意不去。上述以外，还有不少原《大公报》的老同志兢兢业业地为创办《经济日报》做出了贡献。

我的同事中，还有做行政工作的，是难忘的朋友。有一位叫刘致祥的。今天快85岁了，他是从太行山出来的，做日常行政工作。十年动乱时，我和他都靠边站。我们在地下室整理报纸。一个大地下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的言语是自由的。有一天，他大喊：“安岗，有人让我加入什么派，还戴个红袖章，我不希望那个。我是共产党，什么派都扯蛋！不让咱们干事，咱们就在这里拣报纸，躲开他们。”他最后的结论是“看现在翻腾，早晚有玩完的一天”。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前面叙述到的人物，他们创造出真正的编辑部的故事。可歌可泣。前苏联的《真理报》，自称讲的都是真理，报纸有错也不更正，不可一世。现在报纸出卖给了私人 and 外商，已经消声匿迹了。50年代我们访苏党校，对之不以为然。胡乔木就多次说“我们坚持真理、追求真理，但我们不能以真理自居。”我们主张事物发展的一分为二。有错必纠，不纠错的就不能坚持真理。用这样的观点来衡量、评价报纸历史的发展。我们今天得来的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里的血肉关系不是显而易见吗？不要真理的编辑部和它的故事都是可悲的。我的老新同事，他们各有千秋，他们人好，情深，是非分明，是真理的战士。像这样的同志，我在报社的普通工人、编辑记者、干部、行政人员中认识和交往不少。再说下去，我可以举几十个人，显然不能在这里一一述及。我写了以上几位同事。我愿在有生之年，写出有着平凡而伟大的贡献给我支持、友情和教育的同志。忘记战友和同事，忘记一切给过自己帮助的同志，就是忘记历史。

回忆往日的工作、生活和友情，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美好的

享受，也从回味咀嚼中得到激励。回顾时的心情，总的来说是辛勤劳动后的喜悦，但也自恨缺点和不足之处甚多。应该做得更好。

感谢同志们给我以厚爱，集辑出版的《安岗新闻工作60年》中，朋友们写了我，鼓励我。然而，没有这些朋友，没有各个时期的老中青同事们的协作互相支持，就不可能成就事业。

与青年人接触、交谈，对我也是一种激励。今年有一批17岁的中学生找我谈话。他们要借鉴我17岁从事新闻采访服务社会的经验，丰富他们自己开创人生的道路。我高兴为他们服务，我喜欢同青年们接触，就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互学互长。一个参加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新闻队伍，其中有不少成员要从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中培养，这是培养人才的黄金时代。

最后我想说说近况。

我过着幸福的晚年。1997年2月办理离休手续。今年再过几个月进入80岁。身有小病，支撑得了。现在做的事，一是读书，许多名作，听说过而未读过，现在补课。例如进北京城，我在旧书摊买了一本《笑的研究》一书，是张闻天同志翻译的，过去搁在一边，现在看了，颇有味道。中央和地方出版部门出版关于毛泽东同志许多方面的书，我读了，感受到一代伟人许多动人而独到之处。二是劳动，40年来喜爱养花，与花为伍，到了今天，利用小片土地开成花园，一天有两三个小时生活其中，多呼吸一点氧气。三是同老友、新友来往。广交朋友，才能得知历史和今天的许多信息。我还得利于自己参加领导的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结识多方面人士，沟通信息，服务社会，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文明做一点好事。

朋友们见我身体精神不错，问我有什么“养生之道”，“锻炼诀窍”。我自己一辈子上夜班，现在反而活到80。对待人生，只有乐观二字最有用，乐观包括吃苦头，犯错误，受冤枉，都不要怕，

乐观包括心胸宽阔，能忍受，也能忍让，心有疮疤，自己化解，一切可悲可泣之事，都要淡然处之，不多动情，不多动心，我行我素。按照自己所想和接受的最佳方案去生活，失败不气馁，胜利不居功。心境宽了，自然乐观。

多看看老上级、老区农民、老友、同事、青年人。彼此交往，自得其乐。人有感情。沟通可以生活得美丽、幸福和愉快。

安岗写于1997年夏

目 录

60年忆往(代前言)	安岗 (1)
红色电波从太行山上传出	肖风 (1)
早年的新闻活动及作品特点	周洁 (11)
《胜利报》始末纪略	刘江 (19)
《胜利报》和安岗	鲁 兮 李致 (38)
回忆初创时的晋冀鲁豫总分社	张连德 (48)
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	钟山 (72)
几位老战友谈安岗	(83)
要当记者,不当新闻官	(83)
张千祥谈安岗具备新闻工作者的素质	(88)
田流同志谈安岗办《经济日报》	(93)
李克林同志谈对安岗的印象	(95)
陈柏生谈安岗同志培养青年记者的感想	(97)
记者部王金凤同志谈安岗	(101)
于明同志谈安岗办《市场报》	(108)
王青同志回忆与安岗在一起工作的几件事	(115)
处处留心皆学问	宋 璋 (120)
领导、老师、榜样、挚友	高 粮 (126)
老安——我师	陈勇进 (129)
忆随安岗在东北采访的日子	文天申 (135)
随安岗在邢台采访	蓝鸿文 (140)

40 年话友谊	商 恺 (145)
笔政 50 年	葛 炯 陆宏德 (153)
两次采访	燕 凌 (163)
跟随安总采访记	段存章 (168)
特快列车上的祝愿	翟向东 (179)
值得借鉴	肖 风 (186)
安岗的新闻研究思想	陈崇山 (189)
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晚报《人民晚报》	孟宪漠 (196)
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的路	蒋曙晨 齐志文 (199)
他的新闻敏感	林 里 (217)
宣传商品经济的带头人	于 明 (224)
我所认识的安岗	姜德明 (232)
异乎寻常的胆识与气魄	王黎江 (237)
安岗印象记	王庚虎 (244)
搬不走的新闻学“教科学”	范敬宜 (253)
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杨尚德 (255)
长征路上采访的 5 次见面	罗开富 (259)
办报大手笔	詹国枢 (272)
深刻的教育	谭 鹏 (275)
我对安岗办报实践的认识	郭 晓 (279)
人民外交工作的积极推进者	房隆德 (284)
一段难忘的佳话	寇成茂 (287)
终身难忘	谢然活 (289)
报纸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董毓林 (297)
安岗抓理论宣传二三事	高善罡 (302)
准狠快深, 紧追不舍	丁 士 (311)
报纸的作用是开拓	雷 凡 (319)
创新意识与党性	明 理 (341)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傅家训 (347)
在老安身边工作散记	王春兴 (351)
附录一 感谢友人, 鞭策自身	(356)
附录二 50 年一瞥	(368)

60 年新闻作品选

30 年代

我想做一名新闻记者	(375)
造纸学家	(379)
《雷雨》的作者、年轻的戏剧家	(387)
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创办者	(394)
乡村民众教育专家	(399)
春假徒步访农村	(409)

40 年代

治病救人	(423)
哪里有游击战争哪里就能打击敌人	(426)
驴唇与马嘴	(429)
马法五将军对记者的一席话	(431)
谈《马法五将军对记者的一席话》	(434)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将军的谈话	(440)

50 年代

宣传员的宣传艺术	(443)
沈阳变压器厂为什么一再发生产品质量事故	(447)
赶快从虫子嘴里抢救粮食	(454)
指导农民花钱	(457)
让新闻学成长起来	(462)

60 年代

养猪之道	(466)
------------	-------